



# 过年

■ 安徽蚌埠 韩莉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记忆中的童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过年了,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混点压岁钱偷偷的一毛一毛地攒起来买点橡皮筋、小沙包等小私货。皖北的农村进入腊月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年货了,杀猪、买年画,富裕点的家庭还会给孩子们准备过年的新衣服。我对年最初的渴望便是能解馋,记得那时离过年还很远的时候,坐在教室里饥肠辘辘的我便憧憬着过年能吃上母亲蒸的馒头和奶奶亲手熬制的红芋糖,那种满足感至今都记忆犹新,也给我的童年带来无比的幸福。

母亲是操持全家的一把好手,进入二十三小年就安排着全家总动员起来,清洗床单晒被褥,房前屋后打扫卫生,大人小孩挨个洗澡,家乡的风俗是一定要干干净净迎新年的。老家过年家家户户都要蒸馒头,也是我年的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整天的时间母亲系着围裙和面、揉面、剁馅,哥哥们负责劈柴、烧锅,幼小的我则是在大人们忙碌的身影下和妹妹跳着皮筋,无忧无虑的玩耍着等待着早点吃上香喷喷的大馒头,当噼里啪啦的火苗声将一个个大白馒头送至我眼前的时候,好香啊,那种食物的满足感现在再也体会不到了。

红芋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也算是奢侈品了,年二十九这天我们家惯例是要熬红芋糖的,这可是奶奶的拿手绝活,一生勤劳手巧的奶奶一大早就将洗好的红芋去皮放在锅里大火煮,身材娇小的她熟练地将芽好的麦芽和红芋糊搅拌一起然后过滤,滤下的粘稠的水舀到撒好的干面粉处冷却后便制作成了红芋糖,脆甜可口,回味悠长,那可是奶奶特有的味道,如今红芋糖我很多年都没见到了,但至今想来那甜甜的味道仿佛还在唇齿之间。

大年三十则是我家最热闹的,村子里很多人家一早就将准备好的红纸送到我家请我的父亲给他们写春联,父亲是村子里的小学老师,在当地算是有些文化的人,书法虽不算太好,但为村民们写春联倒是还行的,每年的三十早上,我家门前都挤满了人,母亲用茶水瓜子招呼着客人,父亲不停歇地低头写字,我则在旁边打着下手,帮着父亲叠纸倒墨,偶尔的也涂鸦两笔,歪扭的“福”字被母亲贴到鸡圈鸭圈上,祝福着我家鸡鸭鹅们都能茁壮成长,那个喜庆的场景至今都挥之不去。

三十的年夜饭在我们农村基本上都安排在中午,村子里这一天一改往日的安静,哥哥们早早的准备好鞭炮只等年夜饭端至桌上的时候父亲一声令下,便点燃鞭炮,震耳的鞭炮声伴随着我们的欢呼声将过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希望它能驱赶走年兽,来年五谷丰登!年三十晚的饺子则是家家户户的必备,也是后来根植于我血液里的最爱,那时候吃饺子大人们喜欢将一枚硬币包在饺子里,谁要是吃到就预示着来年能当家。

大年初一是不允许睡懒觉的,睡梦中的我们总是被父亲早早的叫起,穿戴整齐之后全家一起开大门放鞭炮迎新年,迎接过来拜年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大家互送着祝福,传递着温情,期盼着来年美好幸福。“年初二,回娘家,父母脸上笑开花”,每年的这天父母总是早早准备好一桌子饭菜迎接回家的姐姐姐夫,姐姐嫁在邻村,天生聪慧,在家排行老大,为了照顾弟弟妹妹,小小年纪的她主动为父母分担了很多的生活重担,长大后陆续工作的我们也总是在生活上给予姐姐更多的资助用以报答她无私的付出。

年初五六拜年串门渐渐少了起来,孩子们陆续收起了玩心开始写起了作业,大人们也开始盘算着买些化肥农具等春耕的必备品,年渐行渐远,村子里又恢复了平静。

# 梦回老屋

■ 安徽长丰 刘宏江

昨晚,我又梦见自己回到故乡瓦埠湖畔那个叫刘小郭的村庄,回到那幢久别未见的老屋。梦里的我,还是那个不懂事、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故乡的老屋,存在了差不多四十个年头。之前,我家一直住在低矮、狭小而又昏暗的三间土草房子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解散、土地到户才三两年光景,多数家庭刚刚解决温饱。眼看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渐渐长大了,父母亲既为眼前破陋逼仄的住房发愁,更为将来考虑,下决心建几间像模像样的大房子。

在农村,盖新房算是第一等大事了。为了这个宏伟的家庭计划,那几年,我们全家人吃用节俭,能省则省。父亲微薄的工资全部节省下来。家里的粮食、牲畜能卖的都卖了。最后,托亲告友,东挪西借,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攒足一笔盖房子的钱款。择一处新址,选一个吉日,请来瓦匠师傅,风风光光地盖起四间砖墙瓦顶、宽敞明亮、带廊檐的大房子。新房子建在村庄最东头,坐北朝南,高大显眼。在村子里,这座新宅院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引得村里人羡慕不已,也成了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方方正正的前院后园,栽满桃、梨、杏、枣、柿、石榴、樱桃、桂花,也种了几畦蔬菜、几棵花草。春天,满院花开,香气弥漫。夏日,绿荫匝地,果实盈枝,让我们大饱口福。猪仔在圈里闹,鸡鸭满地跑,鸟儿枝头喳喳叫。就在我们欢欢喜喜搬新屋、住新房的当年,一对吉祥的燕子也跟着我们一道,喜迁新居,衔泥筑巢。燕子飞进飞出,留下一路呢喃。每天,我们从这个洒满阳光的小院里进进出出。一家人心情敞亮,其乐融融。大人孩子做起事来浑身带劲,脚步声风,心中是满满的幸福的味道。清晰地记得,过年时,当教师的父亲心情畅快地撰下一副喜庆的春联,工工整整贴在崭新的大门上。上联:“春到百花香满地”,下联:“时来万事喜临门”,横批:“欣欣向荣”。

我是村子里第一个考取中专离开村庄的人,用村里人的话说,算是“有出息”了。若干年后,弟弟妹妹们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一个个像小鸟离巢一样,也先后离开父母温暖的羽翼,走出那座带给我们欢愉的老屋。后来,我和弟弟妹妹们均在城里买房定居,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父亲走后,母亲随孩子们在城里一起生活,也很少回到村里。只剩下那栋上了锁的孤零零老宅子,依然顽强地抵挡风雨,默默守护这片宁静家园。

日子久了,新屋渐渐变成老屋。一座房子,一旦长期无人居住,缺乏修缮,破损的速度就愈发加快。近些年,偶尔回乡下老家走一趟。踏进老宅,瞧一瞧我家那栋年久失修、常年大门紧闭的老屋,真是感慨时光易逝,岁月不居。老屋青黑的瓦槽里,布满落叶,长满青苔。油漆过的木门窗经历风剥雨蚀,早失掉原来鲜亮的色彩。门锁和门扣,也都锈迹斑斑。那坐水泥结构的门楼,看上去也没了当初高大威严的气势。老屋的容颜,日渐沧桑。令我惊喜的是,老屋院前那株石榴花,依然年年绽放。

# 乡脉流长

■ 安徽合肥 张守福

过年了,在外打工创业的人们,又从四面八方回到了家乡。村里的车子多了起来,农家小院的炊烟袅袅升起,小孩子们在村子里打打闹闹,大姑娘小媳妇成群结队赶集去了,四周的老坟地里鞭炮声声,寂寞的乡野一下子热闹非凡。曾几何时,清明、“七月半”、中秋节、重阳、冬至、春节这些传统节日,悄然成为乡村的“盛节”了。前些年我在肥东县工作时,就曾经历过冬至节外出人员返乡“上坟”而出现的全县大堵车现象,村道乡道上面,排得都是车辆,半天纹丝不动,堪比大都市里的堵车。这不由得让人勾起一股浓浓的乡愁。

乡愁,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国产”词语,意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心情,是一种对家乡眷恋的情感状态。翻开历史华章,乡愁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那些远离故土的游子,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谁都会思念自己的家乡亲人,金窝银窝不如草窝。

唐代大诗人李白《静夜思》一诗,写出了所有思乡人的心声。另一位诗人韦庄在《江外思乡》中写得更直白:“年年春日异乡悲,杜曲黄莺可得知。更被夕阳江岸上,断肠烟柳一丝丝。”即使是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兵荒马乱岁月,唐代诗人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写道:“渭城春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对故土的眷恋,对亲人的留恋,漂泊在外的孤寂,其情感戚戚,其心悲悲,跃然纸上。

在现代的乡愁诗中,当数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更能触动人的内心,直抵你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如泣如诉,如歌如舞,每个字符都张扬着力量。2000年我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上学时,恰逢余光中先生在南京访问,我专程从江北到江南,去听了一堂自称是“江南人”的余光中先生的讲座。老夫子讲的是诗,是文章,是学问,是历史,是人生。但我听来,他讲的是乡愁,是一种根植于骨髓里的乡愁,是一种经历人世沧桑的乡愁,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乡愁,更是一种充满历史回声的乡愁。这位出生于南京、一生漂泊我国台湾的游子,讲了一辈子课,写了一辈子文章,寻找了一辈子的乡愁,终究成为了时代乡愁的化身。

有人说,古代人的乡愁存在于边塞诗中,现代人的乡愁存在于上了年岁的人身上,没在故乡生活过的年轻人,则没有什么乡愁,或者说有的是父辈、祖辈的乡愁。其实不然。不说别的,近些年,华侨后裔归国寻根者络绎不绝,就连境外政要来华寻根祭祖者也不在少数。他们寻找的,绝不是祖辈的故地故居故人,更不是好奇猎奇探奇。我想,他们要寻找的,是一种根脉,是一种血缘,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人生密码,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时下让人欣喜地看到,在日益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以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为主题的街区街巷,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节假日里,各地的博物馆里人头攒动,古镇古村里游客云集。就连张国立主持的《国家宝藏》文博栏目,在央视也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应当说,乡愁有了更多的载体和管道,这些载体把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了一起,让人们透过一个个具体的乡愁,看到了一条清晰的乡脉。